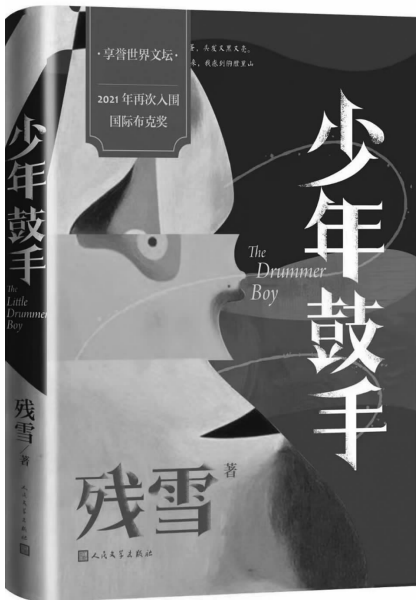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梦里写小说，醒来再谈文学

残雪推出最新短篇小说集《少年鼓手》



以极简的小说语言，营造异常丰富的小说内涵

汉语在数千年与文学相辅相成的相互锻造之后，每一字词都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内涵与语义外延，古典汉语的审美内涵长期在场，往往容易束缚现代汉语的创造性表达。残雪的小说语言则有意识摆脱这种束缚，以一种回归字词原始形态的方式，重新建立了汉语的自然表达。那么，什么是汉语的自然表达呢？《少年鼓手》收录的14个短篇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残雪的这一语言风格。

尽管残雪一再谈论西方现代、后现代哲学，研究她的学者也为她罗列了包括海德格尔、萨特、加缪、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等在内的一个长长的名单来作为残雪小说的精神养料来源，但实际上，残雪的小说语言是非常地道的中式表达，没有长难句，也很少见到时髦词汇和西式语法。她的语言明白晓畅，犹如穿堂之风，充盈着简洁明亮的坦荡感，令人感到一种单纯出自语言本身的、毫无修饰的天真烂漫。例如，她描述少年鼓手时说：“少年鼓手生着雪白的脸蛋，头发又黑又亮。他走在队伍前面，鼓声响起来，我感到胸膛里山崩地裂。”残雪的遣词造句毫不复杂，没有任何技巧痕迹，但正是这样简单的三两句，就能突然击中读者的内心，令人想到多年前一直存在记忆中的某个明艳少年，虽不知名姓，但令人“朝思暮想”。

虽然残雪的语言充满了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风，但她的行文和整体风格却很难只用“自然简洁”概括。残雪擅长使用陌生化的技法来增加小说语言的新鲜感与象征性。她用自己独特的行文逻辑来串连简单的句子，使这些简单的句子在特定的不合常理的逻辑的驾驭和催化之下，拥有了更为本真和复杂多变的小说内涵。她写出：“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我成了霉干菜”这样极富通感的句子，她也写出：“那些梦中都有一些蛛网似的小道，梦者在那些小道上绕来绕去，虽然都找不到出口，但总有一束光照射着他们的黑暗的心田”这样语气平淡而极富哲理和象征意味的句子。残雪的用语总是令人感到汉语小说的内部言语空间，存在着未知的可能缝隙。这极大地增强了小说语言的不可指性，且不断扩展了中文意象所能提供给阅读者的深层哲学内涵。

文学世界的自由人与孤独者

残雪的小说空间往往不规则，难以讲求现实世界的思维秩序。这也是众多批评家经常提及残雪的小说时，总要提到的“艰涩”的原因。但实际上，残雪一直追求的，并非合乎现实的逻辑或者秩序，而是心灵的逻辑和秩序。她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说，文学是走在哲学前面的探险队。残雪“通过学习西方，然后进行反思，再回过

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，就产生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。”她认为继承传统只能通过再造或者重新创造的方法。因此，残雪也写过好些谈论哲学的书籍。而《少年鼓手》则比较集中体现了这些年残雪的哲学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实践。

《少年鼓手》收入的14个短篇，风格较为统一，继承了她一以贯之的“寓言”式叙述风格，小说在若有所指与并无所指之间反复纠缠、跳跃，是通过一种类似“梦呓”的叙事方式，自由穿梭于现实与想象的空间之中，并且通过这种自由叙述，来实现由心灵真实驱动的，对物质、肉体、灵魂或者过去、未来、童年、成年的直接表达与议论。在《什么是“新实验”文学》一书中她曾说：“我们的高难度创作的具体方法与众不同，它更仰仗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禀赋，操纵起来有点类似于巫术似的自动写作。”因此，残雪的小说世界，是主观的世界，因其无视现实逻辑而达到了极端的叙述自由。《少年鼓手》的每一个短篇，都表达了强烈的、压倒性的、不受任何拘束的自我意识，其所造成的理解上的钝感，恰好是残雪努力扩展中文语言内部空间的必经之路。在读者屈服于这种语义上的钝感，放弃对小说意义的寻找，而尝试以纯粹经验的、主观的态度来进入小说的时候，才是真正对残雪理解的开端。

因此，残雪既是文学世界的自由人，也同时成为了一个不被理解的孤独者。她的作品所展现的“先锋”性，不同于学界评价20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的“先锋派文学”对先锋的理解，而是一种因哲学与文学上的双重追求，而必然造成的写作态度与风格。一旦谁开始读懂她，谁的灵魂就要为之震颤。

“中国的卡夫卡”

残雪曾经说：“我在艺术上一贯追求极致。……向内的文学实际上比大部分表面层次的向外的文学要宽广、宏大得多，因为我们各自开掘的黑暗地下通道所通往的，是无边无际的人类精神的共同居所。”这段话印在《少年鼓手》的封底，也可代表本次新书的一个介绍。14篇故事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中，残雪以充满个性与天赋的创作方式，在充满象征意味的夸张和变形中，营造了一个自由的文学世界。

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、著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称残雪为“中国的卡夫卡”；美国作家苏珊·桑塔格也曾说：“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，我会毫不犹豫地‘残雪’。”但如何评价残雪的创作，在当代中国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对于残雪本人而言，“新实验主义”写作的实践也殊为不易。但作为一位有着独特创作经验与创造力的作家，残雪也越来越成为一个能够引发国内读者阅读兴趣的中心人物，其作品的价值也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可，希望《少年鼓手》的出版能够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。

新书推荐



2021年6月
人民文学出版社
祝勇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
祝勇用诗意的语言、散文的笔法、史学的态度，以李斯、王羲之、李白、颜真卿、怀素、张旭、蔡襄、蔡京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岳飞、辛弃疾、陆游、文天祥等十余位古代书法家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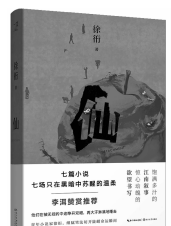
线索，选取两岸故宫收藏的书法名作，讲述了这些书法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，再现了这些书法家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。关于“书法”，祝勇这么说：“书法，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，是世界上最美的独语。一个人心底的话，不能被听见，却能被看见，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。我们看到的，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，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，还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。”“我们应该感谢历代的收藏者，感谢今天的博物院，让汉字书写的痕迹，没有被时间抹去。”



2021年8月
上海文艺出版社
张新颖
《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》

“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，这个假设，却有着极其现实的重要性，不是对于已逝的人，而是对于活着的人，对于活

着还要写作的人。”本书围绕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展开，收录作者张新颖的十篇评论及随笔，它既是“无愁河”的延续，也是追根溯源。黄永玉，这位老人回望生命的来路，在“停不下来”的怀念里，写作成为唤回沈从文的方式。他想象中最直接的读者对象，是逝去的前辈与友人；而这条“无愁河”，同样滋养着后辈的读者，他们带着从中获得的信息，一步步走向健康的生活。



2021年7月
长江文艺出版社
徐衍
《仙》

《仙》是新锐小说家徐衍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。七个故事，书写饱满多汁的“江南”与苍翠欲滴的“欲望”。孤残儿童、独居

老人、南下家庭、民间借贷受害者、福利工厂的残疾人与健全人、女导演、女浪子，他们假装自己不是动物，理智不会堕入身体下游；他们假装随波逐流，不冒尖，不出头，和大家一样，再闭门消化那一丁点不甘与不解……不论是年轻一辈还是父辈母辈，在疲于应付的凡俗琐事之余，都不忘奖赏自己，努力让自己开心一点。徐衍出生于1989年，曾获第五届“人民文学·紫金之星”短篇小说佳作奖。



2021年7月
上海文艺出版社
弗朗索瓦丝·冯蒂希·迪库
《女树男花》

古希腊神话中，人类邂逅神灵变为植物，通常是由于神灵对人类产生的情欲。达佛涅变成了月桂树、叙任克斯变成了芦苇、德律俄佩变成了忘忧树、赫利阿德姐妹变成了杨树、米拉变成

了没药树，而许阿铿托斯变成了风信子、克罗科斯变成了番红花、阿多尼斯变成了银莲花、那喀索斯变成了水仙花……但为什么，在这些神话中，女孩变成了树木，男孩变成了美丽的花朵？携着这个疑问，古希腊神话专家弗朗索瓦丝·冯蒂希·迪库把我们带一场流浪形式的探索。它将走入神话，穿过那些或虚构或真实的地中海植物。它将不惧于离题、旁逸，甚至打乱时代顺序。专博的文章和著作，绕不过去的关键评论，不但助长了遐想，甚至指引着遐想的方向。



2021年8月
中信出版集团
方科丝婷·罗卡
《现象式学习》

国家“双减”政策落地，国内教育思潮转型时期，对抗“内卷”焦虑，回归教育本质，一来自芬兰的教育新理念、新成果之作，对于国内教育吸收全球领先

经验去糟取精、进行美好变革以及对于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的演进，都具有时代意义和巨大价值。《现象式学习》实操性强，适合国内教师、家长以及学生。全书用详尽的七大技能板块对接七大横贯能力的培养，包括国内家长们最为关心的学习时间管理、互动沟通和自我表达、情绪控制、数字时代的自我约束技能、消费意识、能够促进健康的习惯培养、在危险情况下采取行动和保护个人隐私等细项能力。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